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

话说沈大脚问定了王太太的话，回家向丈夫说了。次日，归姑爷来讨信，沈天孚如此这般告诉他说：“我家堂客过去，着实讲了一番，这堂客已是千肯万肯。但我说明了他家是没有公婆的，不要叫鲍老太自己来下插定[[1]](#footnote-1)。到明日，拿四样首饰来，仍旧叫我家堂客送与他，择个日子就抬人便了。”归姑爷听了这话，回家去告诉丈母说：“这堂客手里有几百两银子的话是真的；只是性子不好些，会欺负丈夫。这是他两口子的事，我们管他怎的！”鲍老太道：“这管他怎的！现今这小厮傲头傲脑，也要娶个辣燥[[2]](#footnote-2)些的媳妇来制着他才好！齐评：活写出愚妇人不疼过继儿子心情。老太主张着要娶这堂客，随即叫了鲍廷玺来，叫他去请沈天孚、金次福两个人来为媒。鲍廷玺道：“我们小户人家，只是娶个穷人家女儿做媳妇好；这样堂客，要了家来，恐怕淘气。”被他妈一顿臭骂道：“倒运的奴才黄评：不娶他倒不得“倒运”。没福气的奴才！你到底是那穷人家的根子天二评：观后鲍廷玺之为人已远不及文卿，然尚知本分，奈娶此喇子，以至半生颠倒。文卿虽有不必等满服之说．然此时去文卿之丧止半年余．廷玺自可以此为辞，而无如忽忘之矣。故纲目大书「鲍廷玺丧父娶妻」。开口就说要穷！将来少不的要穷断你的筋！像他有许多箱笼，娶进来摆摆房也是热闹的。你这奴才，知道甚么！”骂的鲍廷玺不敢回言，只得央及归姑爷同着去拜媒人，归姑爷道：“像娘这样费心，还不讨他说个是，只要拣精拣肥，我也犯不着要效他这个劳。”老太又把姑爷说了一番，道：“他不知道好歹，姐夫不必计较他。”姑爷方才肯同他去拜了两个媒人。

次日，备了一席酒请媒。鲍廷玺有生意，领着班子出去做戏了，就是姑爷作陪客。老太家里拿出四样金首饰，四样银首饰来——还是他前头王氏娘子的，—天二评：不是老太体己。交与沈天孚去下插定。沈天孚又赚了他四样，只拿四样首饰，叫沈大脚去下插定。那里接了，择定十月十三日过门。到十二日，把那四箱、四橱，和盆桶、锡器、两张大床先搬了来。两个丫头坐轿子跟着，到了鲍家，看见老太，也不晓得是他家甚么人，又不好问，只得在房里铺设齐整，就在房里坐着。明早，归家大姑娘坐轿子来。这里请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钱麻子的老婆两个搀亲[[3]](#footnote-3)。到晚，一乘轿子，四对灯笼火把，娶进门来。进房撒帐天二评：第三次嫁，犹红巾蔽面乎。说四言八句[[4]](#footnote-4)，拜花烛，吃交杯盏，不必细说。五更鼓出来拜堂，听见说有婆婆，就惹了一肚气齐评：第一气。出来使性掼气磕了几个头，也没有茶，也没有鞋[[5]](#footnote-5)。拜毕，就往房里去了。丫头一会出来要雨水煨茶与太太嗑，一会出来叫拿炭烧着了进去与太太添着烧速香，一会出来到厨下叫厨子蒸点心、做汤，拿进房来与太太吃。两个丫头，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后的走，叫的太太一片声响天二评：接连几个「太太」，天摇地动．日月皆昏。黄评：做足太太，阅者肠子问能不笑断否。鲍老太听见道：“在我这里叫甚么太太！连奶奶也叫不的，只好叫个相公娘罢了！”丫头走进房去把这话对太太说了，太太就气了个发昏齐评：第二气。

到第三日，鲍家请了许多的戏子的老婆来做朝天二评：只算演戏。南京的风俗：但凡新媳妇进门，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样菜，发个利市。这菜一定是鱼，取“富贵有馀”的意思。当下鲍家买了一尾鱼，烧起锅，请相公娘上锅，王太太不倸[[6]](#footnote-6)，坐着不动。钱麻子的老婆走进房来道：“这使不得。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妇，这些规矩是要还他的。”太太忍气吞声齐评：此气尚可。脱了锦缎衣服，系上围裙，走到厨下，把鱼接在手内，拿刀刮了三四刮，拎着尾巴，望滚汤锅里一掼。钱麻子老婆正站在锅台傍边看他收拾鱼，被他这一掼，便溅了一脸的热水，连一件二色金的缎衫子都弄湿了，吓了一跳，走过来道：“这是怎说！”忙取出一个汗巾子来揩脸黄评：真描写得象。王太太丢了刀，骨都着嘴，往房里去了。当晚堂客上席，他也不曾出来坐。

到第四日，鲍廷玺领班子出去做夜戏，进房来穿衣服天二评：同床一夜竟未交片言耶。王太太看见他这几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，并无纱帽天二评：未知拜堂时戴何帽子。心里疑惑他不像个举人。这日见他戴帽子出去，问道：“这晚间你往那里去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做生意去。”说着，就去了。太太心里越发疑惑：“他做甚么生意？”又想道：“想是在字号店里算帐。”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，他才回来。太太问道：“你在字号店里算帐，为甚么算了这一夜？”鲍廷玺道：“甚么字号店？我是戏班子里管班的，领着戏子去做夜戏才回来。”太太不听见这一句话罢了；听了这一句话，怒气攻心，大叫一声，望后便倒，牙关咬紧，不省人事齐评：此气不同小可矣。天二评：周进之跌倒以怨，范进母子之跌倒以喜，王太太之跌倒以怒，合而言之曰痰。黄评：直欲笑杀。鲍廷玺慌了，忙叫两个丫头拿姜汤灌了半日。灌醒过来黄评：比前文往老太太好救。大哭大喊，满地乱滚，滚散头发；一会又要扒到床顶上去，大声哭着，唱起曲子来。—黄评：阅至此，任是深忧积闷亦应喷饭。原来气成了一个失心疯齐评：如此转笔，具是出人意外又在人意中。吓的鲍老太同大姑娘都跑进来看；看了这般模样，又好恼，又好笑。正闹着，沈大脚手里拿着两包点心，走到房里来贺喜黄评：来得正好。天二评：吃喜酒的来了。才走进房，太太一眼看见，上前就一把揪住，把他揪到马子跟前，揭开马子天二评：将谓马桶里倒出金珠首饰来谢他。抓了一把尿屎，抹了他一脸一嘴齐评：文笔之妙一至於此。天二评：生花之口灌之以尿。沈大脚满鼻子都塞满了臭气。众人来扯开了天二评：脸巴子放生了。沈大脚走出堂屋里，又被鲍老太指着脸骂了一顿天二评：请他说亲，何能骂他。沈大脚没情没趣，只得讨些水洗了脸，悄悄的出了门，回去了黄评：媒钱一个也得不成。

这里请了医生来。医生说：“这是一肚子的痰，正气又虚，要用人参、琥珀。”每剂药要五钱银子。自此以后，一连害了两年，把些衣服、首饰都花费完了，两个丫头也卖了黄评：与天火无异。归姑爷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议道：“他本是螟蛉之子天二评：人家以女婿为政者未有不如此，亲生犹不免，况螟蛉乎。又没中用。而今又弄了这个疯女人来黄评：反说他弄来的。在家闹到这个田地，将来我们这房子和本钱，还不够他吃人参、琥珀！吃光了，这个如何来得？不如趁此时将他赶出去，离门离户，我们才得干净，一家一计过日子。”鲍老太听信了女儿、女婿的话，要把他两口子赶出去。鲍廷玺慌了，去求邻居王羽秋、张国重来说。张国重、王羽秋，走过来说道：“老太，这使不得。他是你老爹在时抱养他的。况且又帮着老爹做了这些年生意，如何赶得他出去？”老太把他怎样不孝，媳妇怎样不贤，着实数说了一遍，说道：“我是断断不能要他的了！他若要在这里，我只好带着女儿、女婿，搬出去让他！天二评：妇人只恋着女儿女婿，天下同病，千古一辙。当下两人讲不过老太，只得说道：“就是老太要赶他出去，也分些本钱与他做生意。叫他两口子光光的怎样出去过日子？”老太道：“他当日来的时候，只得头上几茎黄毛，身上还是光光的。而今我养活的他恁大，又替他娶过两回亲。况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。他不能补报我罢了，我还有甚么贴他！”那两人道：“虽如此说，‘恩从上流’，还是你老人家照顾他些。”说来说去，说的老太转了口，许给他二十两银子，自己去住天二评：两中人还算是硬的，此见文卿平日择交。鲍廷玺接了银子，哭哭啼啼，不日搬了出来，在王羽秋店后借一间屋居住。只得这二十两银子，要团班子[[7]](#footnote-7)弄行头，是弄不起；要想做个别的小生意，又不在行；只好坐吃山空。把这二十两银子吃的将光，太太的人参、琥珀药也没得吃了，病也不大发了黄评：病随财去。只是在家坐着哭泣咒骂齐评：天下人往往如此。非止一日。

那一日，鲍廷玺街上走走回来，王羽秋迎着问道：“你当初有个令兄在苏州么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老爹只得我一个儿子，并没有哥哥。”王羽秋道：“不是鲍家的，是你那三牌楼倪家的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倪家虽有几个哥哥，听见说，都是我老爹自小卖出去了，后来一总都不知个下落；却也不曾听见是在苏州。”王羽秋道：“方才有个人，一路找来，找在隔壁鲍老太家，说：‘倪大太爷找倪六太爷的。’鲍老太不招应[[8]](#footnote-8)，那人就问在我这里。我就想到你身上。你当初在倪家可是第六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正是第六。”王羽秋道：“那人找不到，又到那边找去了。他少不得还找了回来，你在我店里坐了候着。”少顷，只见那人又来找问。王羽秋道：“这便是倪六爷，你找他怎的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是那个要找我？”那人在腰里拿出一个红纸帖子来，递与鲍廷玺看。鲍廷玺接着，只见上写道：

水西门鲍文卿老爹家过继的儿子鲍廷玺，本名倪廷玺，乃父亲倪霜峰第六子，是我的同胞的兄弟。我叫作倪廷珠。找着是我的兄弟，就同他到公馆里来相会。要紧！要紧！

鲍廷玺道：“这是了！一点也不错！你是甚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跟大太爷的，叫作阿三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大太爷在那里？”阿三道：“大太爷现在苏州抚院衙门里做相公，每年一千两银子。而今现在大老爷公馆里。既是六太爷，就请同小的到公馆里和大太爷相会。”鲍廷玺喜从天降黄评：慢喜。天二评：读者亦不觉眉飞色舞。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桥抚院公馆前。阿三道：“六太爷请到河底下茶馆里坐着。我去请大太爷来会。”一直去了。鲍廷玺自己坐着，坐了一会，只见阿三跟了一个人进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酱色缎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三绺髭须，有五十岁光景。那人走进茶馆，阿三指道：“便是六太爷了。”鲍廷玺忙走上前，那人一把拉住道：“你便是我六兄弟了！齐评：可悲可泣。鲍廷玺道：“你便是我大哥哥！”两人抱头大哭黄评：好文章，能令阅者不能不感动堕泪，而前文又能令人笑得肠断，从来小说有此否？。哭了一场坐下。倪廷珠道：“兄弟，自从你过继在鲍老爹家，我在京里，全然不知道。我自从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个幕道，在各衙里做馆。在各省找寻那几个弟兄，都不曾找的着。五年前，我同一位知县到广东赴任去，在三牌楼找着一个旧时老邻居问，才晓得你过继在鲍家了，父母俱已去世了！”说着，又哭起来黄评：可伤可伤。鲍廷玺道：“我而今鲍门的事……”倪廷珠道：“兄弟，你且等我说完了齐评：入神。天二评：廷玺正要说自己的事．却因乃兄要紧说打断．宛然弟兄相聚告诉不尽情景。我这几年，亏遭际了这位姬大人，宾主相得，每年送我束脩一千两银子。那几年在山东，今年调在苏州来做巡抚。这是故乡了，我所以着紧来找贤弟。找着贤弟时，我把历年节省的几两银子，拿出来弄一所房子，将来把你嫂子也从京里接到南京来，和兄弟一家一计的过日子。兄弟黄评：几声“兄弟”叫得亲热之至，至性感人。非有至性者不能写出。你自然是娶过弟媳的了。天二评：�咨�「兄弟」如�春尽啼�N，读之而不下�I者．木石也。鲍廷玺道：“大哥在上……”便悉把怎样过继到鲍家，怎样蒙鲍老爹恩养，怎样在向太爷衙门里招亲，怎样前妻王氏死了，又娶了这个女人，而今怎样怎样被鲍老太赶出来了，都说了一遍天二评：此处自��括其大略，不必�Z缕取厌。倪廷珠道：“这个不妨。而今弟妇现在那里？”鲍廷玺道：“现在鲍老爹隔壁一个人家借着住。”倪廷珠道：“我且和你同到家里去看看，我再作道理。”

当下会了茶钱，一同走到王羽秋店里。王羽秋也见了礼。鲍廷玺请他在后面。王太太拜见大伯，此时衣服首饰都没有了天二评：王太太落难，黄豆大的珍珠拖挂不知落在谁家。只穿着家常打扮。倪廷珠荷包里拿出四两银子来，送与弟妇做拜见礼。王太太看见有这一个体面大伯，不觉忧愁减了一半，自己捧茶上来。鲍廷玺接着，送与大哥。倪廷珠吃了一杯茶，说道：“兄弟，我且暂回公馆里去。我就回来和你说话，你在家等着我。”说罢，去了。鲍廷玺在家和太太商议：“少刻大哥来，我们须备个酒饭候着。如今买一只板天二评：南京人是板鸭上前。和几斤肉，再买一尾鱼来，托王羽秋老爹来收拾，做个四样才好。”王太太说：“呸！你这死不见识面[[9]](#footnote-9)的货天二评：此一�可概平时。他一个抚院衙门里住着的人，他没有见过板鸭和肉！他自然是吃了饭才来，他希罕你这样东西吃齐评：太太毕竟�过世面。如今快秤三钱六分银子，到果子店里装十六个细巧围碟子来，打几斤陈百花酒候着他，才是个道理！天二评：此�r王太太视大伯不啻天上人矣．然亦且懂事大方，�\_是�过世面的人．宜其夫之�Z�Z称太太也。鲍廷玺道：“太太说的是。黄评：妙在也称太太，且到底太太懂事大方，不比穷骨头。当下秤了银子，把酒和碟子都备齐，捧了来家。到晚，果然一乘轿子，两个“巡抚部院”的灯笼，阿三跟着，他哥来了。倪廷珠下了轿，进来说道：“兄弟，我这寓处没有甚么，只带的七十多两银子。”叫阿三在轿柜里拿出来，一包一包，交与鲍廷玺，道：“这个你且收着。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苏州去。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，价银或是二百两、三百两，都可以，你同弟妇搬进去住着。你就收拾到苏州衙门里来。我和姬大人说，把今年束脩一千两银子都支了与你，拿到南京来做个本钱，或是买些房产过日。黄评：做足十分，称意遂心。当下鲍廷玺收了银子，留着他哥吃酒。吃着，说一家父母兄弟分离苦楚的话。说着又哭，哭着又说。直吃到二更多天，方才去了。

鲍廷玺次日同王羽秋商议，叫了房牙子[[10]](#footnote-10)来，要当房子。自此，家门口人都晓的倪大老爷来找兄弟，现在抚院大老爷衙门里，都称呼鲍廷玺是倪六老爷。太太是不消说黄评：“太太”又即真了。天二评：当改�Q倪六太太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，在下浮桥施家巷，三间门面，一路四进，是施御史家的黄评：伏施御史。施御史不在家，着典与人住，价银二百二十两。成了议约，付押议银二十两，择了日子搬进去再兑银子。搬家那日，两边邻居都送着盒，归姑爷也来行人情，出分子天二评：��竟宜请鲍老太来安享�兹铡Ｍ㈢敉�之耶，作书人忘之耶？黄评：不脱归姑爷。鲍廷玺请了两日酒，又替太太赎了些头面[[11]](#footnote-11)、衣服。太太身子里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来黄评：病随财来，妙妙，将人笑杀。然实有此等人。隔几日要请个医生，要吃八分银子的药。那几十两银子，渐渐要完了。

鲍廷玺收拾要到苏州寻他大哥去，上了苏州船。那日风不顺，船家荡在江北。走了一夜，到了仪征，船住在黄泥滩，风更大，过不得江。鲍廷玺走上岸要买个茶点心吃，忽然遇见一个少年人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玉色绸直裰，脚下大红鞋。那少年把鲍廷玺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问道：“你不是鲍姑老爷么？天二评：又突然。先在此一折，以便通到下文。鲍廷玺惊道：“在下姓鲍。相公尊姓大名？怎样这样称呼？”那少年道：“你可是安庆府向太爷衙门里王老爹的女婿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便是。相公怎的知道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便是王老爹的孙女婿，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么？”鲍廷玺笑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且请相公到茶馆坐坐。”当下两人走进茶馆，拿上茶来。仪征有的是肉包子，装上一盘来吃着。鲍廷玺问道：“相公尊姓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姓季。姑老爷，你认不得我？我在府里考童生，看见你巡场，我就认得了。后来你家老爹还在我家吃过了酒。这些事，你难道都记不的了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你原来是季老太爷府里的季少爷。你却因甚么做了这门亲？”季苇萧道：“自从向太爷升任去后，王老爹不曾跟了去，就在安庆住着。后来我家岳选了典史，安庆的乡绅人家，因他老人家为人盛德，所以同他来往起来，我家就结了这门亲。”鲍廷玺道：“这也极好。你们太老爷在家好么？”季苇萧道：“先君见背，已三年多了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姑爷，你却为甚么在这里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我因盐运司荀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，我故此来看看年伯天二评：然�t向知府与荀玫亦是同年。姑老爷，你却往那里去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到苏州去看一个亲戚。”季苇萧道：“几时才得回来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大约也得二十多日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若回来无事，到扬州来顽顽。若到扬州，只在道门口门簿上一查，便知道我的下处。我那时做东请姑老爷。”鲍廷玺道：“这个一定来奉候。”说罢，彼此分别走了。鲍廷玺上了船，一直来到苏州，才到阊门上岸，劈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厮阿三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荣华富贵，依然一旦成空；奔走道途，又得无端聚会。毕竟阿三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下插定——就是下定，订婚。旧日风俗，多用插戴的首饰作为婚约的信物，所以下定也叫做“下插定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辣燥——厉害，有脾气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搀亲——搀新娘下轿，是旧日婚礼中的一个节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四言八句——娶新妇拜花烛时讲的吉庆话，四个字一句，例如“夫妇齐眉”、“子孙满堂”之类，凡八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也没有茶，也没有鞋——没有按照封建礼俗中新妇应尽的礼节，送糖、枣和新鞋给她婆婆的意思。南京风俗，以白糖、枣子为敬尊者的礼物，称为“茶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倸——同“睬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团班子——旧日戏剧界的口头语，“团”的意思是凑合、组织，“团班子”就是组成一个剧团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不招应——不理睬、不答覆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不见识面——不见世面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房牙子——一种以说合房屋买卖、租赁，从中收取用费为营生的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头面——首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